

花生文库·大师谈学习系列

# 我怎样读书

——王云五对青年

谈求学与生活



王云五◇著 王学哲◇编

王云五？

- 一个五十多年前读书人都知道的人
- 一个新世纪里值得我们回忆和学习的人
- 一个身份证上学历栏里为“识字”的人
- 一个几乎未受正规教育而自修成“博士之父”的人
- 一个做过胡适英文老师的人
- 一个做过孙中山大总统府秘书的人
- 一个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的人
- 一个主持商务印书馆达四十年之久的人
- 一个在发扬国故、输入新知、普及文化开拓文化疆域诸方面都有卓越贡献的人

辽宁教育出版社

# 我怎样读书

王云五对青年谈求学与生活

王云五◇著 王学哲◇编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怎样读书: 王云五对青年谈求学与生活/王云五著.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4. 11

ISBN 7-5382-7199-6

I. 我... II. 王... III. 读书方法—青少年读物  
IV. G79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2773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数: 120 千字 印张: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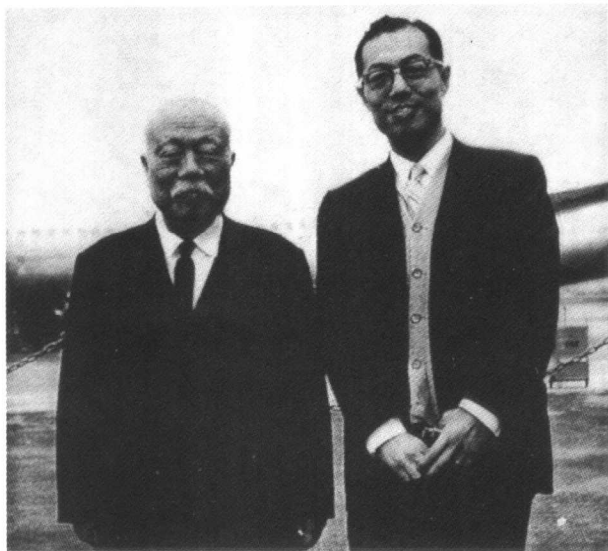
印数: 1—6000 册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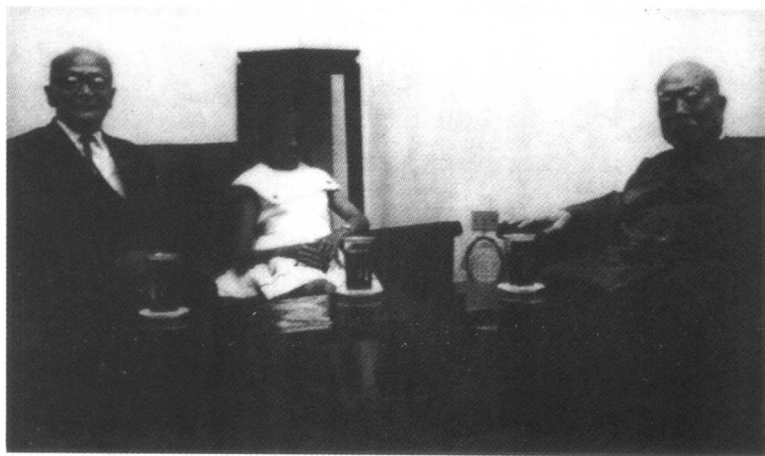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马旭东 李忠孝 特约编辑: 王晓梵

封面设计: 翁 涌

定价: 17.50 元



1961年12月王云五王学哲父子在松山机场



1966年7月王云五先生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与蒋孝仪院长合影



1967年王云五八十生日与孙科等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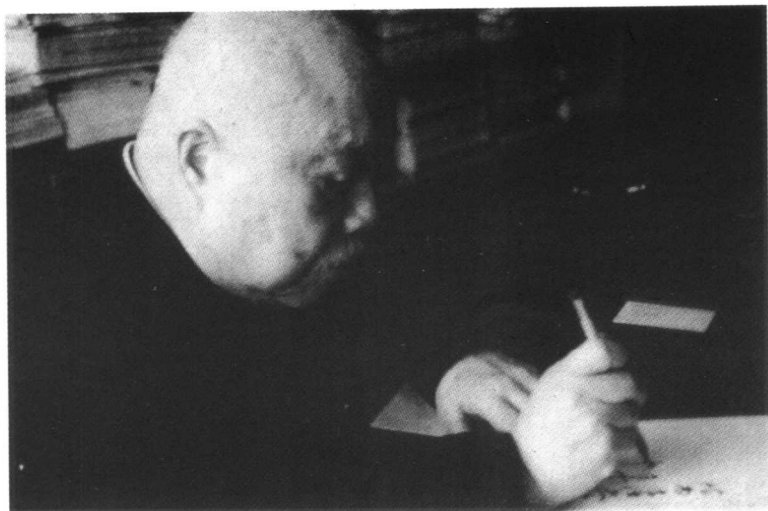
1967年王云五八十生日与孙科、严家淦等合影



1970年王学哲偕  
家人返台与父亲出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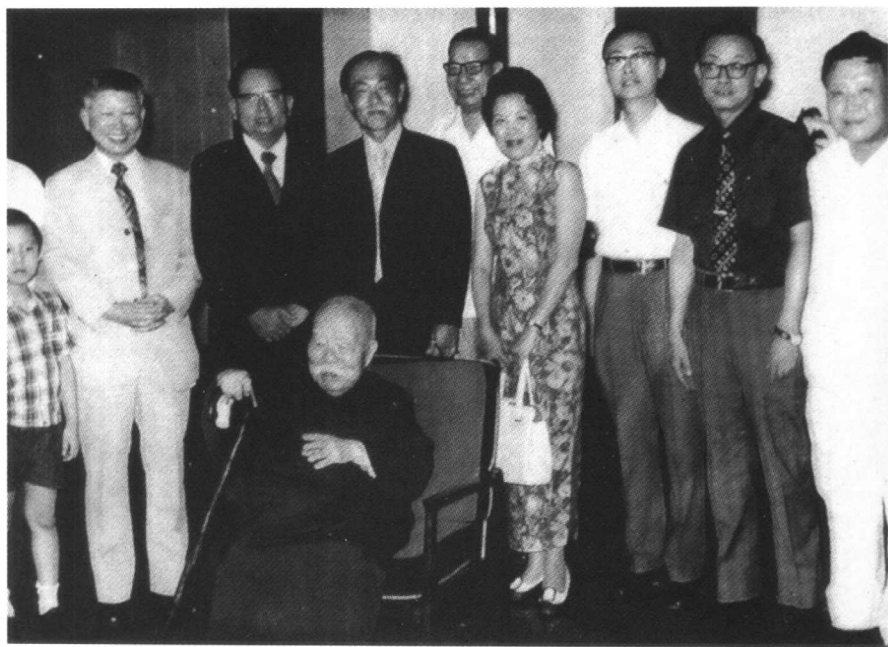
1970年7月王云五  
先生赴日与钱穆夫妇在  
公园内



王云五先生在1970年10月



1973年王学哲夫妇在台北与父母亲及学善弟合影



1974 年生日与家人及友人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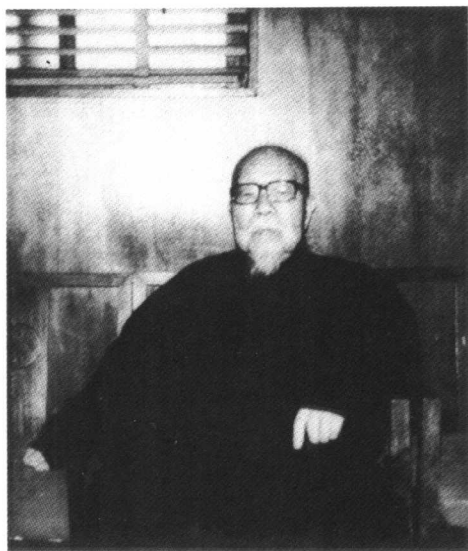




1974年  
王云五先生  
在公园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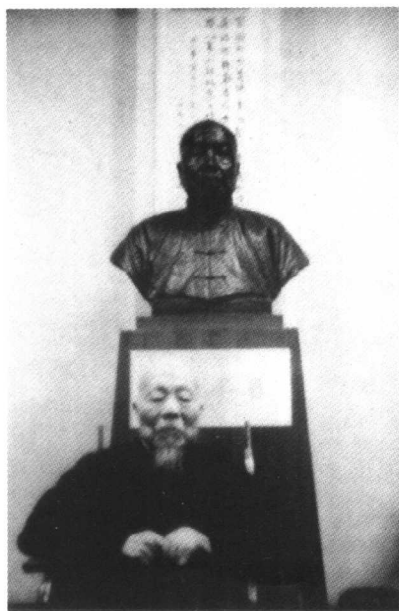
1975年王云五先生与两位夫人合影



王云五先生在1978年4月



1978年4月王云五主持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东会  
(右为浦薛凤先生，左为阮毅成先生)



1979年初  
王云五先生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铜像前留影



1979年8月王云五先生丧礼时，蒋经国先生莅临致敬

# 目录

一、我的生活	001
二、漫谈读书	005
三、从小学生赤足上课谈起	015
四、我的学校生活	019
五、我怎样自修	037
六、读书十四法	049
七、怎样鼓起读书的兴趣	067
八、青年成功的要素	073
九、运动家的风度	083
十、读书与求学	089
十一、我怎样保持健康	093
十二、业余时间的利用	103
十三、怎样识字	109
十四、怎样精读	115
十五、怎样略读和摘读	121
十六、科学方法与学习	127
十七、学业与职业	147
十八、青年就业问题	155
十九、谈婚姻	165
王云五先生小传	171
编后记	175
增订本编后记	179

## 一、我的生活

1940年4月为《学生半月刊》写

我的生活好像是一条牛。这话说来很奇特，却含有充分的真确性。不知者会说我侮辱自己；知之者只怕还要说夸奖自己呢。谁都知道牛食的是草，而靠着它的劳力结果，却产生了人们所食的米。就这一点看起来，恐怕我还不能充分适合牛的资格；不过我常常把它作为模范，借以自勉而已。

关于食的方面，牛是不求美食的，我也正是如此。无论粗米粗面，煮不熟的饭，烧焦了的饭，或是隔宿的饭粥，以及任何菲薄的菜肴，我都可以果腹。牛是不因恶食或多食而不消化的；我也正相同。我常常听见别人有胃病，起初延医服药还有多少效验，后来医药因常用而失效，终身便引以为

苦。我呢，家常一顿饭的时间仅需数分钟，足见不能如卫生家所提倡的细细咀嚼，本来易致消化不良。可是生平感到这种痛苦，只有偶然觉着这顿饭不吃也过得去，当这时候，便知是消化不良的征兆。此在他人，或者漠不关心，或者要吃些消化药。我却不如是。我认为牛是不会不消化的，牛更不会吃消化药的；它对于既发或将发的消化不良，只有采用一种最有效的自然疗法。牛能够这样，为什么我不能够这样；难道人不如牛吗？因此，我在感觉不吃饭也过得去的时候，便实行不吃主义；到了下一顿饭，如果仍有同样的感觉，便继续不吃，直至非吃不可的时候，才恢复吃的作用。记得有一次接连两天半不吃，却还是照常工作；后来恢复吃的作用，第一顿饭真是其妙无穷，任何山珍海味都比不上。西洋人也常有因消化不良而绝食一两顿的；他们绝食时期主张休息和安睡；我的主张却与此相反。我以为绝食的时候如果休息或安睡，结果断难继续绝食，因为食欲的起原，一是真正的需求，一是正常的习惯。在消化不良之际，身体对于食物虽没有真正的需求，而口腹因日常使用惯了，在休息或安睡的时候，却不易抵抗诱惑。故唯有特别加忙工作，借以抵抗因习惯而起的食欲，换句话说，就是因忙而忘食。

关于住的方面，牛是不择安身之地的，我也有些相像。许多人因迁地不能安睡，因旅行不能安睡，因喧闹不能安睡，或因臭虫不能安睡；我却不如此，迁地旅行固然没有问题，喧闹亦复无碍；甚至扰人的臭虫也无力妨阻我的安睡。记得

民国十七年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在南京举行，那时候的南京向以“南京虫”（即臭虫）著名。我和现任某省教育厅长某君同寓大学院所设临时招待所之一室。在会期十几日中，某君大为臭虫所苦，每夜数次起而扑灭臭虫，次晨帐上添了不少的新血迹，因此每夜失眠。会毕返上海，体重减了好几磅。我则大发慈悲，彷彿舍身以饲臭虫，臭虫却丝毫没有扰我的酣睡，次晨帐上添了不少因饱食而酣睡的臭虫。会毕返上海，我的体重反而增加了一二磅。

关于工作方面，牛是最能耐劳苦的。在耕田方面，一只牛的效力抵得上许多人；我也很有相似之处。通常一个人每日的工作，经过八九小时之后，不免感觉多少疲劳，而有休息之必要；并且一星期中工作了六日之后，在第七日之星期日，势必休息或向另一方面活动。我则不仅每日工作（包括职业上的工作和自己研究的工作）至少十四五小时，而且在星期日中绝不休息，即另一方面的活动也极少。近年侨居香港以来，星期日间或作长途之步行，一口气多至五六十市里，但未能持之以恒；因此，星期日中大都仍任日常的工作，而且往往较平日因办公时间关系，回家出外，活动上不能不有强制的变换者，反而接连不断的，随兴趣所之，自清早至深夜，从事于同一种的工作。我现在还不满 52 岁，因为须发皆白，表面上看似六七十岁；然若按实际工作的时间作为生命长短的计算，假定我的每日工作时间较一般人增四分之一，则我实际上也可算是六十余岁；若假定我的每日工作时间较

一般人增三分之一，则我实际上已不下 70 岁了。

以上所说，可证明我的生活有许多和牛相同或相似之处；但是我的性情却和牛，至少和耕牛，有一点是绝对不同的。耕牛的食住简单固然出自本性，而其工作却由于被动的驱策。我在工作方面的努力则完全由于自动的兴趣，生平还没有受过何种的驱策；而且因为食住和其他生活条件无不简单之故，虽兴趣所在，备极劳苦而不辞，正义所关，任何牺牲而不惜；然利禄的驱策，迄于今日还没有影响到我的自由。或者我只可比诸大自然的一只野牛而已。



## 二、漫谈读书

1951年11月为《学生半月刊》写

我从小便靠着自己在“工余”偷暇读书，初时只是由于不甘落后的动机而读书，继而愈读愈有兴趣，至今六十余年，渐渐养成一种习惯，宁可一日不吃饭，不肯一日不读书；不管现在已到了七十多岁，偶然听到一种新的学问或理论为自己向所不知者，总是多方搜求有关这一问题的书籍期刊，涉猎一下，然后甘心。由于这样的缘故，我的读书方法，在初期的二三十年，完全属于“试验与错误”的性质；后来毕竟因为路走得多了，便求捷径，同时又不自揣，大胆尝试，在最近三四十年间总算获得一两条入门的捷径；但是说来话长，且待他日。

现在对于一般青年略谈有关读书的几个问题，那就是：  
一，为什么读书？二，读什么书？三，怎样读书？四，何时